

美方声称将于近期同墨加两国重谈北美自贸协定

墨西哥对特朗普既迎合又戒备

■本报驻墨西哥城记者 贾泽驰

美国总统特朗普 22 日表示，他将在近期与墨西哥及加拿大领导人会晤，商讨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问题。特朗普将于本月 31 日会见访美的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涅托，会晤涉及贸易、移民、安全等问题，但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会面的日期尚未确定。

当地时间 1 月 20 日，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在竞选期间他就曾多次表示，要在当选后第一时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与墨西哥、加拿大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特朗普认为，这些协定损害了美国利益，让其他国家“占了美国的便宜”。

墨西哥总统府公告称，总统培尼亚·涅托 21 日与特朗普通了电话，涅托祝贺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并期待与特朗普政府“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展开新的对话”。墨西哥方面还披露，墨西哥外长比德加赖以及经济部长瓜哈尔多将于本月 25 日和 26 日访美，在华盛顿与特朗普政府要员举行会谈，会谈的目的是“在包括贸易、移民和安全在内的多个领域寻求共识、明确方向”。

特朗普在竞选时对墨西哥极不友好，指责在美的墨西哥人是“强奸犯”和“毒贩”，扬言遣返所有在美的墨西哥非法移民，并宣称要在美墨之间 3200 公里长的边界上修筑隔离墙，还要让墨西哥为这堵“超级高墙”买单。就职后，特朗普对墨的态度在口头上略有改变。特朗普 22 日表示，“墨西哥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涅托是一个很棒的人，我相信我与墨西哥总统的会晤将为美国和墨西哥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都带来好的结果。”

特朗普的话虽然说得漂亮，但是事情办起来还是处处透着“美国至上”和“孤立主义”的影子。从他当选到上台这两个多月来，墨西哥人感到了深深的敌意。特朗普不仅迫使福特和通用两家美国汽车企业放弃了在墨西哥投资和建厂的计划，还取消了白宫网站的西班牙语版。了解美国的人都知道，如今在美国，商家用西班牙语书写的“我们可以讲西班牙语”的牌子随处可见，各大网站也都设有西班牙语版，其目的就是照顾在美的约 4200 万讲西语的人士。美国现有拉丁裔人口超过 5000 万，其中 63% 也就是大约 3180 万人是墨西哥裔。这些拉丁裔绝大多数可以讲西语，少部分新移民只会讲西语。美国白宫网站原本也有西班牙语，但是在特朗普就职后，人们发现，白宫网站上只剩下了英文内容，西语版被撤销了，特朗普对拉丁裔美国人和移民的冷漠可见一斑。

面对特朗普的傲慢与冷漠，墨西哥国内的民意是一面倒的愤怒和谴责，但是政府的态度就比较微妙了。墨西哥总统涅托 1 月 4 日任命去年 9 月在一片民怨声中下台的前财政部长比德加赖出任外交部长。比德加赖被认为是执政党革命制度党内与美国，特别是与特朗普女婿、总统高级顾问贾瑞德·库什纳关系较好的一位技术官僚。2016 年 8 月，正是在比德加赖的运作下，身为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在墨西哥民众的齐声谴责中访墨。墨西哥总统涅托因此受到国内舆论的严厉批评，不得不解除比德加赖财政部部长的职务。特朗普“意外”当选后，墨西哥重新重用比德加赖，期待能借此向特朗普政府表达最大善意，维持好对

墨西哥而言“重中之重”的对美关系。身负重任的比德加赖截至目前从未对特朗普团队和特朗普政府提出过任何批评。

而墨西哥政府另一位重要僚僚经济部长瓜哈尔多就没有这么客气了。他最近频频通过墨西哥媒体发声，扬言要对美国一切“惩罚”墨西哥的经济措施进行报复。瓜哈尔多称这种“报复”是“镜子措施”，也就是说，美国方面的政策有多傲慢、多严厉，墨西哥都会像镜

子一样反制回去。比德加赖和瓜哈尔多两人将在两天后启程访美，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墨西哥政府被逼得不得不腹黑起来。

北美自贸协定由美国、加拿大及墨西哥于 1992 年签署，1994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该协定涵盖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拥有 4.5 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约 17.3 万亿美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该协定是墨西哥签署的超过 40 项自贸协定中最为重要的

一个。墨西哥一直依仗该协议，努力扮演拉美国与美国之间以及亚太国家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中间人，以使墨西哥利益最大化。如果该协议由特朗普政府主导重签，墨西哥方面的预期是本方利益只会受损。墨西哥国内有意见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没有退路的墨西哥应该放眼亚太，寻求对外贸易的多样化，减少对美贸易的依赖。

（本报墨西哥城 1 月 23 日专电）



特朗普在白宫签署文件实施新政，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首批被“动刀”的政策。

东方 IC

特氏“交易外交”刍议

东风语

■陆忠伟

2017 年 1 月 20 日，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第 45 任总统。特氏的治国理政方式随之也从“推特治国”与“竞选模式”切换为“号令三军”与“交易外交”。其“1·20”就职讲话，言简意赅，风格独“特”，担任重建“伟大美国”的中心任务，强推“购买美国货”及“雇佣美国人”，有点新店开业，傲睨群雄，强买强卖的味道。

从出战总统大选到入主波多马克河边的白宫，特朗普经常语惊四座，出手不凡。其软定的白宫与政府两大班子及政策调门，被称之为由四个“T”为内涵的施政基调与方向：对石油大亨雷克斯·蒂勒森（Tillerson）的国务卿任命，不断引发外交纠纷的台湾（TaiWan），贸易（Trade），以及妄论南海等领土（Territory）问题，剑拔弩张，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中外学术界、舆论界多认为，特朗普外交手腕之“特”：精于利益交换、长于讨价还价——擅长搞“交易外交”。在其口中，举凡双多边经济、军事、贸易事宜，均可交易、置换。特朗普会以“性价比”为尺度，衡量各领域对外关系的盈亏，凡是价高质低者，不论是老牌盟友，还是新兴力量，均要重新估

价、调价，直至物有所值，方“等价交换”。

特朗普政府的“交易外交”，显然是受美国国力颓势与政治逻辑主导。其鼓吹推动“制造业回流”、对外加征歧视性关税、将解除对俄制裁与美俄核力量谈判捆绑、欲将“一中”原则与经贸问题挂钩等等。实乃使用外交政治筹码，为实现政策目标服务。“国者，天下之利势也。得道以持之，则大荣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仁德义道所在，天下归之的道理，特朗普及其白宫幕僚应该懂得。

特朗普应从商业大腕成为“红顶商人”，“生意经”挂嘴边，看似俗气、土豪，但“不知实用主义，何以知美国”；美国人讲政治、重经济、重胜利，乃“天生的实用主义者”！此系美国社会文化之深层，亦是美国朝野部分人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所选择的思维与行事方式——用轿子将特朗普抬进白宫，期许他用好实用主义哲学，找到管用的对策与措施。

实际上，美国历届政府为维系全球经济渗透力，在贸易、金融及地缘政治领域频频出击。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发动海湾、伊拉克两场战争，与欧日大打贸易战、金融战，并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凡此种种，无一不是在为石油、市场、资本、货币、产业而战。不同的是，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政

府注重包装，师出有“名”，不像特之行事，火力全开、土气十足。

中国人熟悉美国的亨利·基辛格、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康多莉扎·赖斯、约瑟夫·奈等著名地缘政治大家、国际战略大师、国家安全顾问，亦知晓他们的“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外交理论；但不甚熟悉甚或从未接触过唐纳德·特朗普从商战实践抽象、上升的“开价术”“要价力”的路数。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诸如国家核心理念、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容破坏，不能交易，不能置换；中国更不会拿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交易筹码。经济全球化是全球经济持续增长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此乃经济规律，更难以抗衡。中美在促进全球发展与繁荣方面利益与共，绝不能因“噎”废食，因小失大。

新旧交替，必乱一气。特朗普政府对外交及中美关系，有个新手上路的过程。中国对特朗普普政府也有个“再教育”的新课题。外交是以智慧和精明处理复杂局势的学问和艺术。国际规则应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由各国共同治理；特朗普政府在对华关系上应秉持足够善意，共同推动经贸关系取得更好发展。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

潘基文参选支持率首度跌破20%

韩国民调机构“真实计量器”23 日就下届总统选举发布最新民意调查结果，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的支持率首次跌破 20%，与支持率居首的共同民主党前党首文在寅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真实计量器”于本月 16 日至 20 日对全国 2520 名成年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文在寅以 29.1% 的支持率依然排在首位，支持率较前一调提高 3 个百分点，刷新了他自己自 2015 年 4 月以来创下的支持率纪录。

持续多周排名第二的潘基文以 19.8% 的支持率再次落后于文在寅，而且较上一周下滑 2.4 个百分点，时隔六周首次跌破 20%。

韩国媒体普遍认为，潘基文亲弟弟及亲侄子在美国因涉嫌行贿被检方起诉，对他的支持率造成了很大影响。潘基文本人多次就此事向韩国民众道歉，并一再强调自己并不知情。此外，潘基

文卸任回国后还似乎有些“水土不服”，频频被媒体拍下尴尬瞬间，比如不会在自助购票机上买地铁票、在国立公墓忠烈留言时“打小抄”、在残疾人社区访问时不慎把粥洒在老妇人脸上。潘基文的反对者称，这些尴尬瞬间显示他高高在上、脱离民众，而他的支持者则认为，他只是尚未适应韩国的生活。

除文在寅和潘基文，外界看好的总统人选还有城南市长李在明、在野党国民之党前联合党首安哲秀和忠清南道知事安熙正，他们的最新支持率分别为 10.1%、7.4% 和 4.7%。目前来看，这三人均无法对文在寅和潘基文造成“严重威胁”。

政党支持率方面，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获得 38% 的支持率，其后依次为执政党新国家党的 12.5% 和在野党国民之党的 11.5%。

郑昊宁（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冈比亚前总统流亡前“掏空”国库

冈比亚总统阿达马·巴罗 22 日在塞内加尔对媒体说，前总统叶海亚·贾梅 21 日携带 1000 多万美元踏上流亡之路，已把国库“掏空”。

巴罗当天接受塞内加尔 RFM 广播电台采访时说，贾梅已经掏空国库。“国库分文不剩”，巴罗说，“等正式上任，我会对此事进行全面调查。”

路透社报道，当天晚些时候，巴罗的助理马伊·艾哈迈德·法蒂说，冈比亚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确认，贾梅在过手两周从国库提取了 1145 万美元（约合 7840 万元人民币），“冈比亚眼下陷入财政危机”。法蒂同时证实，贾梅和家人离国流亡的同时，一架载满“战利品”的飞机从冈比亚飞往海外，其中包括多部豪车和奢侈品。法蒂认为，“最重要的破坏已经造成”，继任政府基本上没有能力“追讨”回这笔款项。

贾梅离开后不久，联合国、非洲联盟和西共体发表声明说，贾梅获准自由返回冈比亚，而且贾梅及其家人的合法财产不会被冈政府没收。但巴罗否认这份声明具有法律约束力，并表示将成立调查小组，专门调查针对贾梅的指控。贾梅在执政期间因涉嫌侵犯人权而面临指控。律师里德·布罗迪指出，这份声明为贾梅提供了“最大的保护”，但是并未提及免除针对贾梅的指控。

冈比亚警察和军方等安全力量确认效忠后，巴罗将立即从塞内加尔回国。贾梅在位期间曾由他人直接领导一些部门的安全力量，其中可能仍存有关支持贾梅的“残余势力”。先前一直支持贾梅的冈比亚军方统帅奥斯曼·巴杰已表示效忠巴罗。

鉴于冈比亚安全局势“依然十分脆弱”，继任政府希望西共体部队继续驻扎以提供安全保障。法新社报道，西共体部队 22 日继续向冈比亚增援，已经“控制战略要点”，将保障民众安全，确保巴罗顺利就任。西共体委员会主席马塞爾·阿兰·德苏扎说，冈比亚不能长时间执政者缺位，巴罗必须“尽快”上台。

巴罗赢得去年 12 月 1 日的冈比亚总统选举，应于本月 19 日就职。但贾梅先前不接受选举结果，称选举中有不正当行为，要求重新举行大选，并于 17 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此种背景下，巴罗 19 日在位于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冈比亚大使馆宣誓就职。毛里塔尼亚总统阿齐兹、几内亚总统孔戴和西共体代表团 20 日抵达冈比亚展开斡旋。贾梅 21 日凌晨宣布决定让渡权力，并表示将离开冈比亚。据报道，贾梅已前往赤道几内亚。

王逸君（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三星称Note7手机燃损原因在电池

据新华社首尔 1 月 23 日电（记者姚琪琳 耿学鹏）三星电子公司 23 日上午在韩国首尔召开新闻发布会，与三家独立调查机构联合公布三星智能手机盖乐世 Note7 燃损事件调查结果，表示燃损原因在电池。

发布会上，三星电子无线事业部总裁高东真表示，三星电子针对 20 万部手机、3 万块电池进行了大规模充放电测试，结果在 Note7 的 A、B 两种不同版本电池中均发现了不同原因导致的燃损现象。参与调查的三家独立机构分析结果也显示，电池在设计和制造上的缺陷导致燃损。

被问及在第一次召回时，中国市场为何被排除在外，高东真表示，第一次召回时，全球其他市场均使用 A 电池，中国市场则使用 B 电池，且当时 A 电池出现的问题 B 电池并没有出现。总之，三星未能及时发现 B 电池存在的问题。高东真说，如果当时能与中国市场消费者紧密沟通，更清楚地公布问题发生原因，就不会出现“双标准”风波。

他对给中国消费者带来的伤害和不便深表歉意。

三星介绍，为找出 Note7 燃损原因，该公司在调查过程中仔细审查了 Note7 的软硬件以及组装、质检、物流等相关流程各个环节，由 700 多名研究人员和工程师构建大规模实验装置，测试大量手机和电池以还原燃损发生过程。同时，三星还委托美国保险商实验室、毅博公司以及德国莱茵技术监督协会三家机构针对盖乐世 Note7 燃损原因展开独立调查。

据介绍，针对 Note7 事件，三星制定了涉及安全检查、电池外观检查、X 光检查、电芯拆解检查等具体项目的“8 项电池安全专项检查措施”。同时，三星还表示将在产品规划阶段改进安全措施，对产品设计、所用材料、硬件强度、尺寸以及新的软件算法等实施严格的安全标准，在电池充电温度、充电电流、充电持续时间等方面加强安全。三星表示，希望此次 Note7 事件能够成为行业整体提高锂电池安全性能的契机。

名古屋市长为日本右翼酒店站台

在酒店客房内公然放置右翼书籍、否定南京大屠杀等日本战争罪行的日本阿帕（APA）集团受到舆论广泛谴责之时，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却公开为阿帕集团站台。

《朝日新闻》23 日报道，河村当天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对阿帕放置右翼书籍一事的评价，竟然称他对阿帕酒店的行为表示理解，认为“是个好事儿”。作为曾发表否定南京大屠杀言论的日右

翼代表人物，河村再次妄称：“所谓的南京事件（南京大屠杀）应该是不存在的吧。中国说杀了 30 万平民，要真是这样，那所有日本人必须得去南京下跪了。”否认南京大屠杀是河村一贯调调，2012 年他有过同样的表态。当时，他的言论导致缔结友好关系的南京市与名古屋市官方交流中止。河村表示，他不会撤回自己的这些言论。

刘秀玲（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浦支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浦支行(下称“上海农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原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上海办事处)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上海农商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借款合同、抵押协议、还款协议、担保合同和其它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上海农商行特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各借款人、担保人及包括但不限于清单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下列债权已转让的事实。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客户名称	本金	欠息(含复利)	担保方式	保证人或抵押人
1	赛维 LDK 太阳能高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3,652,443.91	39,669,854.39	保证	江西赛维 LDK 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浦支行
联系人:胡女士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建国中路 29 号东辅楼一层 联系电话:021-6301131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联系人:项先生 住所: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333 号东方汇经 11 层 联系电话:021-50421753
注:1.本公告清单列载截至 2015 年 11 月 17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主债务人)和担保人(及债务人)应支付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件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主债务人)和担保人(主债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请相关承接主体及/或主债务人及时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以及其他连带清偿责任人。

日本专家会议对天皇退位“永久制度化”持消极态度

“仅限当今一代”实迎安倍所愿

■本报驻东京记者 丛云峰

由安倍政府任命的讨论日本天皇退位问题的专家会议 23 日公布了被定位为中间小结的论点归纳，并随后提交给了出席会议的首相安倍晋三。该论点归纳在写明应对容许天皇退位持积极意见的基础上，指出“仅限当今一代天皇”的方案更有优势；而对于应通过修改《皇室典范》将天皇退位“永久制度化”的观点则列举了大量消极看法，认为存在诸多困难。日本舆论普遍认为，尽管专家会议形成的有关天皇退位的论点归纳回避了做出最终结论性判断，但实际上却支持了早已放出风声的只制定“仅限当今一代天皇”退位特别法的政府方针，意在国会讨论前为安倍政府“背书”。

据日本时事社公布的论点归纳内容显示，围绕天皇退位问题，在修改宪法方面，专家会议在列举了“考虑到陛下

的辛劳，没有其他办法”等容许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永久制度化”和“仅限当今一代天皇”两种方案设想。

其中，对于天皇退位“永久制度化”方案列举了“如以天皇的意愿为适用条件的退位将变成赋予天皇宪法所禁止的参与政治的权限，以及可能会出现天皇在时任政府的压力下被迫表明退位意愿的情况”以及“以年龄为适用条件的退位则无法定义高龄概念”等 23 个将面临的问题，而“仅限当今一代天皇”的退位方案则仅列举了 3 个可能的问题；同时强调该方案能够确认政治状况和国民意识，也可以推测退位不违背当天皇的意愿，所以“可以做出准确判断”。对于不容许天皇退位而是以“摄政”等代行“国事行为”的设想，专家均给出了消极意见。

根据日本宪法，天皇是日本的象征，不能直接干预政务。二战后，日本没

有天皇退位的先例，而现行的《皇室典范》中也没有对天皇退位的明确规定。目前，虽然有超过九成的日本民众表示支持天皇退位的决定，另有接近八成认为应该形成一个高龄天皇退位的机制，但安倍政府并不希望对《皇室典范》做出大的修改。随着执政地位越来越稳固，安倍已把修宪作为今后执政的第一要务，而修改《皇室典范》将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必将给安倍设想的优先推进修宪的政治日程增加诸多变数。为避免夜长梦多，安倍选择通过制定一个特别措施法，一方面满足明仁天皇的退位意愿，另一方面为自己推动修宪争取时间。

为此，自去年 8 月 8 日，82 岁的日本明仁天皇通过罕见的视频讲话向全体国民表达了“生前退位”的意愿后，安倍当天就表态接受天皇的决定，并随后迅速指定六名专家组成专家会议就天皇退位方案和法律问题进行咨询。而安

倍的盘算是借此一专家讨论，推动形成政府希望的只制定退位对象仅限定“当今一代天皇”的特别法的舆论氛围，从而在本届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并争取迅速通过。

有分析人士也指出，明仁天皇之所以明确表明希望“生前退位”，一方面是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因无法继续承担繁劳的公务而无法全身心扮演好天皇的角色，另一方面则是曾经历过战争苦难的明仁希望借此来强调天皇的“象征性”和“职业性”，从而避免右翼在日后通过神化天皇的行动来复活军国主义。因此，即使安倍借特别法成功地阻止了天皇退位“永久制度化”的形成，但作为日本战后第一位可能实现“生前退位”意愿的天皇，其罕见举动不啻是对曾带领内阁成员高呼“天皇万岁”的安倍的一次警告。

（本报东京 1 月 23 日专电）